

今年检察机关和法院会有哪些大动作

严查“村霸”和宗族恶势力

去年检察机关查出11379人“判了刑没坐牢”，党的十八大以来，法院已宣判中管干部职务犯罪案件60件，今年检察机关和法院还会有哪些大动作呢？14日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和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给出了答案。

非监察体制试点地区
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记者14日从全国检察长会议上获悉，检察机关将加强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探索在主城区、城乡接合部、刑事案件高发区域公安派出所设立驻所检察室(官)，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市公安局设立检察室。

“刑事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的核心职能之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这次会上表示，要深入贯彻刑事诉讼法，强化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执行和死刑复核的监督，更好地惩治犯罪、保障人权。

据了解，去年检察机关着力强化检察监督，从申诉中发

现了新疆谭新善案、甘肃“沈六斤”案、天津李松案、吉林刘吉强案、安徽杨德武案等重大冤错案件，并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推动纠错。还开展了集中清理判处实刑罪犯未执行刑罚专项活动，核查出11379人，已督促纠正6381人，其中收监执行5062人。

记者了解到，检察机关将加大对欺压百姓、胡作非为的“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整治力度，严惩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犯罪。此外，最高检14日还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坚决贯彻党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部署，试点地区要配合做好转隶和衔接工作，非试点地区要持续保持惩治腐败犯罪高压态势，确保思想不乱、队伍不散、工作不断。

对广泛关注的校园欺凌案件，曹建明强调，要依法处置校园欺凌和暴力涉及的刑事案件。积极参与校园欺凌专项治理，对犯罪性质和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必须坚决依法惩处，对校外成年人教唆、胁迫、诱骗、利用在校中小学生违法犯罪的，必须依法从重惩处。

严惩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分裂国家等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14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表示，今年，全国法院要按照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的要求，严厉惩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最高

法院要求，要深化反邪教斗争，加大对“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组织犯罪的惩处力度，防止邪教成为影响政治安全的突出因素。

今年是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十周年，死刑复核在实现司法公正、切实保障人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高法院要求，继续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确保死刑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最高法院要求，要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格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要从聂树斌案等冤错案件中深刻汲取教训，强化源头治理，健全冤假错案防范机制，坚决守住防止冤假错案的底线。”周强表示。

2016年，全国法院依法审理了令计划、苏荣、白恩培、周本顺等一批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党的十八大以来，已宣判中管干部职务犯罪案件60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要求，2017年，要严格执行《刑法修正案(九)》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依法严惩腐败犯罪。

“要严惩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犯罪，既打‘老虎’，又拍‘苍蝇’，严厉惩处基层惠农政策实施、土地征收等过程中的职务犯罪，以及基层执法活动中的渎职侵权犯罪。”周强称，要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特别是要严惩主动行贿、多次行贿、行贿数额巨大、长期“围猎”干部等行为，切实减少腐败犯罪。

据新华社、央视

“拼音之父”周有光辞世，享年112岁

xiè xiè nǐ
谢 谢 你

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就在13日，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周有光身上的标签实在太多：作家沈从文的连襟、才女张允和的丈夫、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的一生分了几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以后，是思想家。有评价称，周有光一辈子活出了别人几辈子。

半路出家的语言学家
“错位”频出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那时还是清朝光绪年间，他的一生经过了晚清、北洋、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代，有人戏称他是“四朝元老”，更有人将他看做百年中国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一个缩影。

十岁时，周有光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中学毕业后，他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又考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

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并在上海银行兼职。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基本都在经济、金融领域工作，并出国任职。解放后，放弃了海外优裕的生活，毅然选择回国，并在50岁左右时，改行专职研究语言学，又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有人将他的一生分成了三个阶段：50岁以前是银行家；50岁到85岁，是语言文字学家，精力都倾注在语言文学领域；85岁以后，是启蒙思想家。但周有光年轻时的经历并不算顺利，甚至有一种隐隐的“错位”。大学毕业，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由于经济原因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向著名经济学家

河上肇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入狱，周有光只好专攻日语；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所成就，他却指定研究语言；周有光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却研究了大半生“现代”的知识。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他却很坦然：“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26个字母干三年
百岁新作频出

1955年，周有光去北京参与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就决定留在北京，改行语文。也正是由于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参与设计、推广汉语拼音体系，周有光被不少人尊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为了要给中国文字研究拼音方案做参考，周有光研究世界各国的文字。周有光也曾谈及当年拟定方案的细节：“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三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们三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我提出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



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汉语拼音方案”经过三年的时间，从多方面研究之后才定下来。从1958年的秋天开始，汉语拼音在小学里开始推广。

此后的日子里，周有光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80岁时，周有光决定让生命重新开始。他把80岁当作0岁，由此递加计算年龄。1989年，周有光离休，继续在家中研究和著述。1991年，周有光将关注的目光从研究拼音、文字等转移到对文化学、时代变化等问题的探索上，阅读、思考与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大，写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据介绍，周有光迄今为止出版的40多本著作中，约有一半是在退休之后完成的。

2005年，100岁的周有光提出“终身教育，百岁自学”，从关注语言学到世间万象，他对百年洞见加以提炼和诉说，无疑更透彻。100岁出版了《百岁新稿》，104岁出《朝闻道集》，105岁出《拾贝集》，108岁出《周有光文集》，110岁时又有《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问世。

“我的身体状况还是好的，只是年纪大了一些。年纪老了，

但思想不老。”2016年1月，周有光111岁时说道。

“举杯齐眉”式爱情
惹人羨

周有光晚年遭受两次致命的打击，一次是98岁时丧妻，另一次是110岁痛失哲嗣周晓平。当听闻八十多岁的儿子病逝，他住进医院，几次被下病危通知书。但是他有常人不具备的生命力和定力，都挺过来了。周有光的外甥女毛晓园说，“表哥去世对舅舅的精神折磨很大，他身体变得虚弱了，人也清瘦了。出院后，有时三更半夜想起晓平表哥还是会哭。”

“任天荒地老，多情人不老。”有媒体这样形容周有光和张允和两人的感情。合肥张家四姐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均出生于名门望族，在中国乃至国外都赫赫有名，她们在书香世家的熏陶中长大，学习古文、国学，以及高雅的昆曲，还深得新学精髓。张允和是“九如巷的张二小姐”，自小便修得智慧与灵气的心性。她年轻时有一帧黑白照，眉目传神，鼻梁挺挺，清秀的脸上透着一种韧劲。气质脱俗，尽显大家闺秀风范。

她被人形容为，“年轻时她的美，怎么想象也不会过分。”叶圣陶先生也曾欣羡地说：“谁娶了九如巷的姑娘，谁就会幸福一辈子。”

1933年，周有光娶了“九如巷的张二小姐”，他在其《百年口述》中，曾谈起两人长达八年的恋爱过程。他说，与夫人是“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古代夫妇“举案齐眉”，如今人们很少有案了，这对老顽童，就发明了“举杯齐眉”。“我们两个上午喝茶、下午喝咖啡，都要碰碰杯子，叫举杯齐眉。这个小动作好像是玩意儿，其实有道理，就是说夫妇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周有光曾在回忆录里这样总结。

然而，生离死别总无情。2002年8月，张允和因心脏病突发先他一步而去，带着她的多情走了。坐在床前的周有光一直握着她的手不放，不愿她离去。一向豁达的他难以自抑，他说，“我的半边天塌了”，他将昔日二人喝茶茶杯的几椅换成沙发，固执地不再使用卧室，每日在书房蜷腿而卧。 据人民日报、央视、法制晚报等